大姑

□东海

爷爷是80岁那年走的，走的前一晚还在工人俱乐部打牌，第二天，大姑照例打每天一个电话时，没人接，赶紧去爷爷住处，才发现老父亲永远睡着了。据爷爷的伙伴们说，他们玩的是关牌，谁输了谁脸上就贴一张纸条，爷爷从来是贴纸条最多的，但那晚他贴了对手一脸纸条，兴奋得像个小孩。正值隆冬，又下着大雨，他淋着雨跑回家，可能是受了风寒。

爷爷虽然称不上长寿，但如此安详地离世，没让儿女伺候一天，从某种角度上讲，也算是一件幸事。整个丧事过程，亲人之中，大姑哭得最伤心，那几天，她的眼睛一直是红肿的，尤其是火化那一天，她哭得简直是呼天抢地、撕心裂肺，几乎昏厥过去。如此的过度悲伤使我甚感异常。

我三四岁时，因为父母工作忙，住在爷爷家，由几个姑姑照顾。爷爷在航运公司工作，长期呆在船上，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。大姑那时在省内某农村插队落户，几个月也能回家一次。我没见过奶奶，她在我出生前就病故了，留下我爸和三个姑姑。我爸虽已成年，但基本是自顾不暇。爷爷一个大男人，要照顾三个未成年孩子，这段时期，想来异常艰辛。

给我幼小心灵留下极深印象的是，大姑每次回家，总和爷爷吵得昏天黑地。爷爷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，大姑的性格最像他，天生泼辣、大胆，二姑三姑都无条件地服从她。“我绝不允许，你这样对得起阿姆么。”“她进来，我就不回这个家，我还要把这个家用墙隔开，再不见你。”……都是类似这种责备和决绝的话；每次都是哭喊着这样说的，而且秀发散乱、唾沫飞扬。爷爷好像说不过大姑，但他的自尊不允许女儿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。他除了怒吼，除了说几句“生错了囡”“不是他亲生的”之类气话外，也说不出其他什么了。

后来，大姑从农村回家，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女儿。我也读初中了，经常会去看望爷爷和大姑。大姑对爷爷既尊重又孝敬，“阿爹阿爹”叫着时，透着一个女人的全部温情。几个姑姑中，她最关心爷爷，偶尔爷爷有什么伤风难受的，她总是第一个到，看起来像是大惊小怪，有点关心过分了。

长大后，我偶尔会嘀咕这么个问题：那时和爷爷激烈争吵，大姑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她和爷爷这么吵，难道就没给她的心灵留下一丝阴影？这个问题虽然在心里的分量很轻，甚至几乎到了忘记的程度，不料十几年后，这个问题又浮了上来并且有了答案。

那年，我载着三个姑姑去宁波看望病重的小爷，路上，不免说起爷爷那一辈的事。

“那时，阿爹经常带我们去顾阿姨的裁缝店蹭饭。”二姑说，“顾阿姨还挺时髦的，烫着发，身材也不错，对我们也客气热情。”

小姑说：“顾阿姨不知分给我们多少小糖和饼干吃呢，每次到我们家做客，都要买好多的东西。”

“我见过顾阿姨，挺好的一个女人呢，人好，长相大气，唉，要是爹当时娶了她该有多好。”大姑这么说一句后就没有声响了。后来二姑小姑还说了几句，但大姑是没有一句话了，一会儿就听见了她的抽泣声。“阿爹那时才40多点，这么多年来，他身边也没个伴，该有多寂寞呀。后来我们回城了，有多少时间在陪着他呀。要不是当年我铁了心反对阿爹和顾阿姨好，他们早已是老夫老妻了，爹的后半生会多幸福呀，他也不会整天去工人俱乐部打牌了。这么冷的天，下半夜才回家，一定是淋雨害了他，要不是他寂寞，他绝不会这么早去世的，都怪我呀……”大姑语无伦次地一发不可收拾，“我对不起阿爹呀，人家那么钟意他，是我害了他呀，让他半辈子没了家庭温暖，我们为他做过什么呀，这几十年来，不就是他一个人过来么？他是为了我们着想呀，我对不起阿爹呀，要是他有个伴，也不至于半夜被雨淋着也没人送伞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大姑号啕大哭起来。

骨头汤

□周江川

我一直认为人类进步的源动力非“饥饿”莫属。民以食为天，这不是真理，这是活生生的现实。于是，在美梦被饥饿撞碎后，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，到客厅、厨房找点满足“现实”的养料。

下夜班，是不容易睡醒的，这与睡多久没有关系。地球上，白日才是多数生灵忙碌的时间。有时，各种奇怪的声响会在你刚刚进入梦乡时，突然就穿透你的耳膜把睡意活生生地夺走。

今天还不错，虽是饿醒的，但“觉”是睡熟透了的。

客厅的茶几上有面包和零食，妻子喜欢把客厅的茶几上堆积得琳琅满目。她说：这都是她小时候喜欢吃的，小时候大人不给买。如今要天天看着欢喜，吃个饱，吃个够。当然，我下夜班睡醒了，在她还没有回家做饭之前，是“准许”我动她的零食的。

匆匆几口小饼干，又寻了几块豆腐干，这和正餐差之甚远。妻子发短信说店里忙，要晚上8点才能回来做饭，让我先吃点零食垫垫。

昨晚上夜班，“边少”突然问我会不会做饭，我竟一时语塞。反问他，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？他说：“媳妇明天就要来了，自己想学习做饭。”

实际上，我是会做饭的。而且我炒菜还很有天分，色、香、味俱全，“上得了桌面，下得了肚肠”。妻子炒菜的本事还是我手把手教会的。可是，被“边少”一问，竟然不敢马上回答，因为我很久没有下过厨房了。

岱山岛渐渐在黑夜中沉静下来。透过阳台的玻璃，路灯照耀下的马路有些冷漠。

我愣愣地看着远处路灯下来来往往的人们，无论什么方向，此时，他们都是要回各自的家吃饭，那里还有温暖和光明。

我真的很久没有下过厨房了！

为什么呢？十几年了，我一直在外工作，回家次数很少，单位有食堂，倒班的工作又常常使人的作息时间紊乱，厨房离我真的很远、很远。

今晚，我要给妻子做顿饭。一个念头闪电般划过玻璃窗进入我的脑海。我看行，马上行动。

一直等到晚上9点，熟悉的脚步声才把期盼的心情抚平。

“怎么有股味？”妻子一进门就问。

“什么味？”我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炖排骨的味。你饿了吧，等着，我去给你做饭。”妻子一进屋就把手提包放下，也没看餐桌一眼，便进了厨房。

我走进厨房，把她拉出来。指着餐桌问道：“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”

“我炖了快3个小时了，赶紧尝尝好不好喝。”在妻子惊诧的目光下，我很是自豪地把骨头汤推到她面前。

“你怎么哭了？”看着妻子一边喝骨头汤，一边抹眼泪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问道。

“我都忘了，你会做饭，骨头汤还做得这么好喝。”妻子讪讪道。

刹那间，愧疚充满了我的整个心灵。泪，也从我的眼中滑落进了碗中。

请您关注天气预报

市区天气：今天晴到多云。明天多云。今天气温：27~34℃。明天气温：27~33℃。市区风力：今天偏南风4~5级，半夜起5~6级。明天偏南风4~5级。今天蓝天指数为：二级，天色淡蓝。今天紫外线指数为：四级，除采取防护措施外，中午前后尽量避免外出。

舟山市气象台2024年7月6日19时发布